

人物背影



作家书房

易玲

又一次经过这个熟悉的路口，长春市东岭南街与爱国路交会。老城改造后的路口已变了模样，斯人已不在。

那年冬天里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我去杨子忱老师家拜访。杨老师晚年家住东岭南街的一个小区，他家是那种老式格局的房子，面积不大，装修简单，摆设陈旧，略微拥挤。

与这面墙相对的另一面，靠窗摆了一张很有年代感的木书桌，桌上被书籍、稿纸、奖杯、获奖证书等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只剩小小的一块空地，是杨老师写作的地方。

这张书桌旁边，放着一张小桌，摆着一台旧电脑。杨老师并不会用电脑打字，电脑是儿女们替他打字并投稿的。小桌旁边是两张木质扶手靠背椅，地上此外别无他物。

这面墙上，有个不大的相框引起我特别的注意，里边是各种老照片，有人物照，也有静物照，但照片里的人物或静物，与杨老师的生活并无关联。

有时他的小说里需要写到某一类他不十分熟悉的人物角色时，这些他有意从别人手里收集或购买的旧照片，便能助他生发出缤纷而合理的联想，从而丰富自己的创作。

在这间书房里，我与杨老师相谈甚欢。他跟我说起自己童年的艰辛困苦；说起少年时幸遇恩师点拨爱上文学；说起1956年2月7日，正上中学的他在《吉林日报》发表处女作的欣喜；说起青年时曾在北大荒跟老一輩作家丁玲有过数面之缘，有过亲切交谈；说起壮年靠稿费养育七个儿女的不易……

杨老师还告诉我，他1959年从四平师专（今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教师、工人、新闻干事等，1986年定居长春市。他先是参与编写地方志，然后在市委党史研究室当编审，直至退休。工作关系他接触了大量地方史料，又利用休闲时间走遍了长春，以此为写作素材，创作了《长春 长春》（三卷）、《老长春》（上、中、下三部）、《长春史话》（上、中、下三部）、《新长春》等约30部计500万字以长春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为依托的作品，从中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东北风情，更能寻找到长春的历史变迁。

只要不出门办事会友，每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杨老师都会坐在书桌前写作。而写作内容，都是头一天傍晚在小区周围散步时早已构思好的。杨老师总是在暮色中一边溜达，一边为作品打腹稿。他不会电脑，用带格的稿纸手写。退休早些年他每天要写5000字左右，后来年纪大了，每天最多只能写3000字。

杨老师家住一楼，书房窗外的防盗窗上，缠绕着茂密的葡萄藤，还挺立着两株植物，一株是枸杞，一株是海棠，大约是1999年种下的。每逢夏天，绿色攒珠般的小葡萄和红色玛瑙般的枸杞子便点缀着窗栏，绿荫掩映，红珠点缀，生机盎然。窗台边有一只乌龟，杨老师笑说，这龟他已经养了有十几年了，陪着他的外孙子一起长大；这龟常年静伴他伏案写作，或者趴在一堆稿纸著作上睡大觉，有人来访时却十分喜欢抢镜，甚是喜人。

杨老师去世前数年间，常于书房窗台上给小区里一只流浪猫喂食，此猫以后便每天来窗台进食，吃完又从窗台跳下，自去小区里转悠；到下一个饭点再来，天天如此，亲密又疏离，信赖又独立。后来，这只猫当了妈妈；再后来，当了姥姥。从一只猫发展到祖孙三代六只猫，它们每天都来杨老师的书房窗台进食。杨老师说，猫们进食时总是姥姥让着妈妈，妈妈让着儿女们，猫也跟人类一样，母性很浓。老猫沉稳，小猫淘气。六只猫各有脾性，且毛色不一，有黑毛的，有黄毛的，有白毛的，也有杂毛的。杨老师依据各猫外貌及性情，分别给它们取了随意却亲昵的小名，方便呼唤。我在杨老师书房的窗台上见过其中几只，看杨老师如何宠溺它们，听杨老师笑谈它们，我还给它们拍过照片。那只浑身雪白的猫最为美丽，它喜欢把窗台当作T台，高举着尾巴走来走去；又或者俯下前肢，卷起尾巴，伸长了肥瘦相宜的身子伸懒腰，姿态慵懒又优雅。“黑猫警长”最为活泼淘气，警觉性好，总是神气十足，憨态可掬。黄猫则忧郁娇弱，怯生生的。

在杨老师的书房里，我见过他几乎所有的家人，都是温暖朴素的人；我拍过杨老师八十寿宴那日，他给眼盲的老伴细心整理头发的温情一幕；我读过杨老师跟不懂诗的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深情告白的诗歌《诗人和妻子》；杨老师的重要著作，如《纪晓岚全传》《金圣叹大传》《王尔烈大传》等，都曾送过签名本给我。

2019年8月19日晨，痛惜听闻杨老师走了，享年八十二岁。生前至少半年，他饱受疾病折磨，喉部手术无法言语，只能与人纸笔交流。

杨老师去世后不久，老猫也寿终正寝，六只猫听说眼下还余三只，每天依旧来吃吗睡，由仍住在那所房子里的杨老师五女儿照顾。乌龟大约还健在。葡萄、枸杞和海棠仍会年年结果。

后来每次路过东岭南街与爱国路交会的这个路口，我便不由得想起杨老师，想起他老人家曾多次走到这个路口与我挥手告别的情景，想起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和略显沙哑的嗓音，想起他书房窗口的海棠枸杞、葡萄藤蔓、乌龟猫咪……

走过冬天

温传宝

乡土地理

走到户外，呼吸着潮湿的泥土气息，瞅着暖烘烘的日头高挂天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农民们蹲在土地上，乐滋滋地听着麦苗拱土的声音；赶集的人笑盈盈地看着太阳越爬越高；孩子们则忙忙碌碌地赶制纸鸢，他们要趁第一阵春风，放飞自己一年的心愿。

踢踢腿，摆摆臂，我们就这样站立于苍茫的天地间，等着风梳理我们的鬓发，等着雨滋润我们的肌肤，我们就这样期待着，期待着……

我们蜷缩了一冬，在冲天的浊浪里仰卧起坐。今天，终于能够这样自豪地站立在天地间自在地伸上一个懒腰，听着骨节咯咯的响声，这竟是何等的畅快！

走过冬天，前面就是春天，每一叶草，每一滴露，都将是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你可以痴痴地对蓝天畅想，你可以久久地望着草长莺飞，然而你不要企盼什么，从容而生，从容而长，这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我们可以忘却往昔的欢愉，为什么不能忘却过去的忧伤，尤其是在明媚的春日，没有理由沉湎于旧日的伤痛。我们闯过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岁月，哪管昨日的风雪将我们敲得七零八落……

我们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挥挥手掸去满身的尘土，昂起头，挺胸迈开大步向前……

飘香的油茶面

潇 远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小学四年级，大姐考上了永吉师范学校。她每个星期六晚上要坐火车回家一次，130多公里的路程，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到家。星期日下午再返回学校。课程紧的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

每次大姐返回学校的时候，妈妈都要给大姐带上新炒的油茶面。

那口黑黑的铁锅张着大嘴，好像能装下所有材料。妈妈将面粉袋打开，往锅里倒下足够的白面，用笨重的铁锅铲来回翻炒。待白面的颜色发黄，再将事先炒好的芝麻、瓜子仁倒进锅中，继续翻炒。

妈妈炒累的时候，会偶尔让我翻炒一下。她去屋里帮大姐收拾衣物。这时，我就会拿着一个小勺子，从锅里快速舀出一勺，放进嘴里，嚼着。

炒面不太好吃，在嘴里快速散开，糊得嘴里黏黏的，没什么特殊味道。感觉香香的是芝麻和瓜子仁。妈妈再进厨房，接过锅铲，说现在还没熟呢，不好吃。

我有点心虚，明明是偷着吃了一勺，妈妈怎么知道的，于是一声不吭地走进屋里。在路过厅里的镜子时，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发现左边嘴角还挂着一抹面粉。

不会吧，炒面的香味出来了，飘荡在家里的角落角落。我又忍不住来到厨房。站在锅边，看妈妈进行最后的加工。

妈妈拿出半袋白砂糖倒进锅里，面粉已经变成了浅棕色，发出淡淡的麦香。我又禁不住咽了口水。妈妈边翻炒边说，加了甜味才好吃。说着拿出一只小碗，用那只沉沉的铸铁

勺子盛出半勺倒在小碗里，加上开水，边搅拌边说，拿去尝尝吧。

我如获至宝，捧着小碗，边吹着气，边走进屋里。油茶面上泛着淡淡的光泽，好像一大块晶莹的琥珀。

我拿着铝勺小心翼翼地靠近碗边处挖出一勺带着热气的油茶面，猛猛地吹了几口，然后放入口中，顿时感到舌头一烫，边眨眼边呼气边用舌头快速将炒面翻来翻去，甜香、松软炒的面和着妈妈的气息，从嗓子眼滑进胃里。

后来，有了经验，妈妈再做炒面的时候，我就会耐心地等着最后的成品。

一次，大姐因学校要搞文艺汇演排练节目，差不多有一个月没回家了。妈妈准备了足够多的炒面，又带了些自拌的各式各样的咸菜，还有炸好的鸡蛋卷，准备带着我去看望大姐。我可是头一次坐火车呢，兴奋得我一宿没睡好觉。

一大早，我早早起床，等待出发。妈妈说得近下午四点钟才能走。哦，天知道，我那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好不容易到了下午四点，妈妈带我奔向火车站。

火车离开嗓门，拉着长长的音阶，呼啸着带我驶离吉林站。天气本来就热，加上火车里坐得满满的乘客，我有点干渴。不过，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林、山丘、田野、村庄，让我暂时忘掉一切。

1个小时的车程说到就到。妈妈和我一路走一路打听，来到大姐学校时，天已经黑了。

远远地，优美的歌声，各种琴音飘入耳骨，我知道永吉师范学校到了。

找到大姐宿舍，大姐还未回来，宿舍一个同学接待了我们。妈妈拿出带来的足够多的

食物放在桌子上，跟那个同学聊起天。

我趁机扫了眼宿舍。8张床分上下铺，有的蚊帐拉开着，有的合起。拉开蚊帐的一面墙上，我看到一张电视剧《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剧照——戴着礼帽、系着白围脖的周润发，目光微眯，冷峻地盯着远方。

每个人的床上都有一卷被子，各种姿势地摊在床上，有的床头摆着书，有的床头摆着零食。

宿舍的姐姐给我削了一个苹果，我接过来狠狠地咬了一口，甘甜的苹果汁滋润了干涸的嗓子眼，我对这个姐姐好感倍增，以至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

没过多久，大姐和其他几名室友回到宿舍。一时间，宿舍成了欢乐的海洋。一个大嗓门和几个尖声细气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不断向妈妈和我问好。妈妈将食物分给几个姐姐们，难怪老妈准备了这么多食物。我心里想着。不一会，我手里的零食多得装不下了，只好不时地往兜里塞，可恨我的兜太少又大浅。

一番交流后，屋里渐渐安静下来。大姐带着我和妈妈去水房洗漱。冰凉的水拍打到脸上，顿时让我晕晕的头清醒起来。

一夜好眠。

清晨，我被雄壮的鸡鸣唤起。窗帘上已有树影。大姐说那公鸡是声乐老师家养的，打鸣特别响亮，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到，还特别厉害。大姐讲的很多故事，我都忘了印象，只记得那个清晨，大姐带我走到琴房去练琴，那悠扬的琴音，小溪般流淌在心底。



我们这疙瘩

像一个海浪打来，他淹没在波涛里，把我们留在了岸上。

第一次去看父亲的坟，在那个小小土堆前我长跪不起。父亲，请原谅您的儿子这样迟来，我怕我那脆弱的神经经不起……

父亲，和您儿的儿媳这次是打车回来的，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可说心里话，我们还是怀念您当年到火车站用马车接我们时的情景，怀念马车上铺着的谷草，怀念谷草上铺着的棉被，更怀念的是父亲您看到我们一家三口时那怜爱与欣喜交融的目光，那目光直抵我们的心底。您赶着马车，总是一个劲儿地回头，不是为我们掖掖被子，就是瞅着我们憨憨地笑，那八里地的路程，马蹄的每一声敲响都是快乐的音符。

母亲喊，吃年夜饭了！一大家子二十来口人，唯缺少数您。父亲，我们都在年里活着，只有您不在年里，您这个轰轰烈烈创造这个家庭的主角，缺席了我们团聚的宴会，我感到无尽的忧伤。

值得欣慰的是，母亲相当硬朗，饭量也好，有母亲在年里，总可以抚平一些心绪，可我知道，母爱代替不了父爱，正如月色不能等同阳光，春风毕竟不是秋雨……

人呐，一年又一年，就是在闯一关又一关，告别过去，憧憬的永远是美好的未来。

父亲不在年里

姜维青

大地往事

八年没有回乡过年了，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弟妹们的笑容，我和妻子都有些陌生了。母亲还是让我们赶紧坐到炕头上，不同于以往的是没有给我们拿来被子，家里烧上了土暖气，比以前暖和多了。

可是，我还是感觉有些冷，妻子知道，这和温度无关。

这次老家之行，是我得了大病之后足足养了八年之后做出的决定，妻子始终担心我支撑不住。

我说下地走走，母亲说，那你就走走，其实，老太太心里明镜似的，她不难猜出我的心事。

父亲不在年里，我想父亲啊！

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上了红春联，我家连仓房的门上都灿烂如花。

打开仓门，满囤的粮

食黄澄澄的，房梁上挂着的红辣椒和地上堆着的杂物，好像还像八年前一样在诉说着以往。我从窗台上拿起一根绳子，那是一根很粗很粗的绳子，是父亲当年和我一起搓的，它捆过无数次干柴和湿柴，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绳子的劲道还在，只是有些光滑了。我又从角落里拿起一把镐头，已经有些锈迹了，可用脚踩在镐面上试一试，还是纹丝不颤，父亲当年留下的劲道也还在那里。

我突然想起“撒手人寰”这个词，父亲用他那黑黑的粗糙的大手曾操过锄把、锹把、镐把，更多的是赶车的鞭子，当然，还有我们六个子女稚嫩的小手。渐渐地，我们在他和母亲的牵引下，在岁月的风雨里一年一年长大成人，我们在一起过的年也一年比一年好。

可谁知那一年春节，厄运来临，父亲和我一起病倒，我在家里突然发病，又使父亲受到了惊吓，增加了痛苦。即便如此，那一年过年我们毕竟在一起，如今，父亲和我阴阳两隔，他已经撒手八九年了。他想用他那力大无比的手，攥住他和母亲几乎用全部能量换来的这个家，可他攥不住了，他没有力气了，连空气都攥不住了，他那么不忍心地撒手，

白山松水

“巍巍群山红旗扬，茫茫林海把赞歌唱，油锯飞转抒豪情，采伐工人心向党……”

这是一首上世纪70年代的老歌。新歌记不住词儿，老歌总也忘不掉。

21岁那年，我被招到了长白山区的热闹林场，当上伐木工。走进林场，只有寂寞与你为伴，和热闹无关。

那是个银装素裹的冬季，大森林舞动着漫天的雪花接纳了我们。森林，对于我们来说是新奇的。

峰巅上燃烧到天际的桦林，白雪中冷峻的青松，秋阳下温婉的紫椴，山谷里挺拔向上的水曲柳。还有那不知停歇、日夜里弹琴的山泉，还有那一坡坡没有理人会仍在努力绽放的山花……

尽管描述起来是那样美好，但日子久了，孤独、寂寞还是把我们包围。唱歌是排解寂寞最好的办法。我找来了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战地新歌》。我天生音乐细胞活跃，在生产队当社员时便自学了简谱，和小提琴、二胡、笛子、口琴等乐器，我把这些家什都带到了林场作业区。

上工的路上，扛着板斧也在哼唱谷建芬的那首优美明快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小道弯弯曲曲画着大问号，你是来伐木，还是来采药……”总是改着词儿陪着大森林来唱。伐木间歇时，站在山岗上，对着翻滚的林涛常常要吼两嗓子《智取威虎山》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晚饭后到小河边常常会唱《我为革命放木排》，眼前的小河俨然变成了大河，大江。

场里后来买来一台收音机，既能收音又能放唱片的那种。我则成了光顾那台收音机最多的人，一有空就凑到那台收音机旁，像个分不开的恋人。那时候最崇拜的歌唱家是贾世骏、寇家伦、马玉涛、张振富、耿莲凤。刘秉义的那首《回延安》一出，我们立刻被他那浑厚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和演唱创造出来的意境所征服。

场工会还拿出了经费，安排我和一叫陈树合的工友去省城长春购买乐件。乐器买回来了，场里集中文艺骨干，组成了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还印制了队旗。宣传队到公社演出，陈树合上台报幕，一着急便满是激情地只说了八个字：“热闹林场，现在开始！”后来，这八个字成了场里的

大山的女儿爱唱歌

程伯承

那时，每有一部电映上映，电映插曲就会随之流行。我常常为了学唱一首电映插曲拿着手电筒跟着电影队跑十几里山路。《创业》的那首《满怀深情望北京》和《青松岭》的那首《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就是这样学会的。

有一年，二炮文工团来慰问演出，张暴默压轴出场，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了个轮廓，但还兴奋了好几日。

工友们聚会，大家又提起林场的业余生活，提起我教唱《采伐工人心向党》的情形，并提议大家再合唱一回。

林场的工友原本是长白山的儿女，大都在长白山的怀抱里长大，有返乡知青，有复员军人，成为林业工人只是角色的转换。大山的儿女爱唱歌，我们是被歌声淬火的一代，是生死不渝都恋着大山的一代。

那片森林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青春季节里的歌唱！